

「白鳥一行天在水，綠蕪千陣野平雲。」當本報記者啟程奔赴遼寧和山東兩處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時，腦海中不禁想起宋代詩人林逋的名句，因為，此行目的地都是以廣袤的自然濕地著稱，被視為眾多珍稀水禽如丹頂鶴、黑嘴鷗等的繁殖地、越冬地和遷徙驛站……然而，隨着採訪的不斷深入，記者彷彿聽到了自然保護區隱隱的歎息和哭泣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、趙一存、劉坤領

進入遼寧雙台河口國家級自然保護區，記者來到大窪縣趙園鎮紅海灘風景區。購買門票後，記者被要求乘搭景區專用電動車，沿着雙向柏油公路，行近20分鐘後，一幅奢華氣派的旅遊勝地景象驟現在記者眼前：高大軒敞的紅色仿古殿宇，購物休憩等旅遊功能一應俱全；海神娘娘廟香火旺盛，香客們頂禮膜拜；木製廊橋蜿蜒上千米，延伸至濕地深處而後折回……在遊客數為觀止時，記者發現，殿宇廊橋所經之處，濕地盡失，寸草不生。

在景區另一側是在建的「水上樂園」。挖掘機的作業聲從不遠處傳來，草地被剖開一道深坑，正在預埋管道。附近草叢中的十幾隻大雁，水面上的一群野鴨，引起了記者的注意。待記者走近，牠們並沒有飛走，據景區工作人員介紹，牠們是人工餵養的。

蘆葦河道 遊船橫行

依據國家自然保護區的管理規定，在實驗區建設旅遊開發項目，必須事先通過環境評價審批，而上述旅遊項目均位於該保護區實驗區，事先未履環評審批手續，屬於違規開發。在核心區和緩衝區，國家規定禁止任何無關單位和個人進入，任何旅遊開發和生產建設皆屬嚴重違法，但下面的現實更是讓人觸目驚心。

在景區工作人員的引領下，記者和一行遊客坐着電動車來到寫有「兆海航空」的碼頭，岸邊停泊着四艘遊艇。一艘遊艇載着一行遊客，沿着逶迤的河道，穿行在蘆葦蕩中。自然的蘆葦濕地被人工草垛擋攔，為遊船河道讓路。記者在船頭看到，往來遊船相向而行，在河道上掀起渾濁的浪花和漩渦，幾隻水鳥從不遠處的蘆葦叢中驚起飛走。紅海灘風景區的遊船觀光項目，其碼頭和航道基本上均位於保護區核心區！

科普為名 接待遊客

另一天，在山東黃河三角洲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核心區，本報記者驅車沿公路貫穿大汶流區域。公路北側一處堤壩工程正在施工，在工人帳篷附近的垃圾堆裡，一個塑料袋裝滿了不明鳥類的羽毛。當記者就此詢問時，一位工人支支吾吾地說，「這裡的鳥不好逮。」據動物專家判斷，這是雁鴨類動物的羽毛。

由此深入，公路南側有一座人工島，亭台水榭，棧道拱橋，名曰「鳥島」，岸邊設有停車場和休息區，不少遊人坐在聯排座椅上休息，欣賞着水面上的水禽。該自然保護區管理局解釋道，「鳥島」是為科普宣教之用。而這顯然與國家自然保護區有關規定相悖，因為以「科普教育」的名義任由遊客進出，客觀上增大了對核心區的威脅。

更甚的是，上述自然保護區內五花八門的開發和建設行為，只是當前內地自然保護區亂象的冰山一角。

內媒揭自然保護區亂象

■《第一財經日報》2012年3月報道，即將開工的重慶長江小南海水電站將有可能阻斷長江上游珍稀、特有魚類遷徙繁衍最後的生態通道，對長江上游珍稀、特有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水生生態系統造成毀滅性影響；

■《南方都市報》2012年3月報道，廣東南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遭野蠻毀林修路，導致近5萬平方米範圍內的馬尾松、荷木、甜椎等30餘種南嶺特有植物在早春時節失去了萌發之機；

■《中國青年報》2012年4月報道，黑龍江虎林珍寶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的千畝濕地，被毀變耕地；哈爾濱松北區一塊廣闊的江灘濕地，數年前就被開闢成了一處非法採砂場。

濕地



珍禽失樂園

兩成自然保護區被破壞 15%國家級綠林遭割宰

編者按 中國15%國土生態價值極高，被劃為「自然保護區」，受法律嚴格保護，肩負維護地球生態系統安全的重任。隨着內地經濟高速發展，22%保護區已遭破壞，功能和價值被嚴重削弱，問題已敲響警鐘。亂象背後，是地方開發和中央政策的博弈，經濟利益與生態文明的交鋒，當下短視行為與後代長遠福祉的抉擇。本報記者深入一線考察保護區，採訪政府部門及專家學者，推出系列專題，揭示亂象並分析背後原因，探尋問題破解之道和長保安安之計。



開發後

遼寧雙台河口自然保護區被開發成國家級4A風景區，已全然看不出一塊候鳥棲息地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坤領 攝



開發前

一望無際的紅海灘美景盡收眼底。

專家警告：反生態式保護終釀禍

「大自然永遠不會錯，人類違背生態規律就是反生態，內地反生態的『保護』不但不能真正保護大自然，反而是自釀災禍。」多位環保專家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如是說。近年來，內地一些重要的自然保護區屢遭經濟開發侵擾，不斷被調整和肢解，區內的珍稀植被和稀有生物橫遭破壞和滅絕，保護根本無從談起。一些自然保護區的保護與開發沒有遵循生態學規律，人為臆測的保護方法可能造成更大的破壞。

採伐枯立木 鳥兒無處站

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委員、國家林業局高級工程師沈孝輝說：「在自然生態系統中，每個物種都有自己的生物鏈，破壞其中一個，整個鏈條就斷了。比如採伐風倒木、枯立木不足取，其實它是有存在必要的，鳥兒休息要站在枯立木上，黑熊用枯樹洞為巢過冬，俗稱『蹲倉』；喬木種子落在倒木上，有水分和養分就可以發芽。」

沈孝輝指出，類似的「開發性保護」、「破壞性保護」的現象其實並不少見，濱海濕地、紅樹林濕地生態系統等違反生態規律的管理，往往導致保護區內生態系統發生改變，植被消失，野生鳥類和魚類喪失生存繁衍空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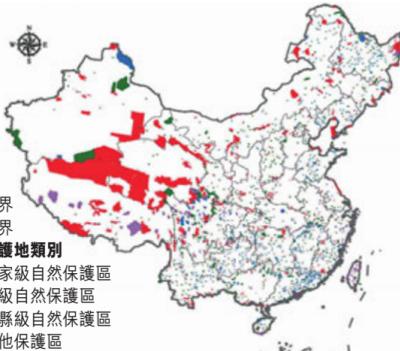
種群遭分割 馬鹿臨滅絕

據環保部統計，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，由於長期的不合理開發，野生動物種類和數量急劇下降，外來物種入侵問題突出，嚴重威脅中國自然生態系統。目前，中國野生高等植物瀕危比例達15%至20%，有233種脊椎動物面臨滅絕，44%的野生動物數量呈下降趨勢。

沈孝輝表示，十幾年前，長白山保護區生活有五千頭馬鹿（國家二級保護動物），而目前僅存約30頭，還被旅遊設施分割為兩個種群，基因無法得到交流，長期近親繁殖，面臨滅絕危險。在長白山保護區，當地旅遊開發在溫泉區上修建棧道，導致國家二級保護植物「狹葉瓶爾小草」消失。

新聞通識

15%國土列入自然保護區



自然保護區是對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態系統、珍稀瀕危野生動物植物種的天然集中分佈區、有特殊意義的自然遺跡等保護對象所在的陸地、陸地水體或者海域，依法劃出一定面積予以特殊保護和管理的區域，這些區域對維護和優化生態環境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中國96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上，共有2640個自然保護區，總面積約143萬平方公里，佔陸地國土面積的14.9%，超過全球12%的平均水準。自然保護區分國家級和地方各級，其中國家級共335個，佔陸地國土面積的9.71%。各自然保護區內部又劃分核心區、緩衝區（核心區外圍）和實驗區（緩衝區外圍），各區的人類活動均受不同程度的限制如下：

核心區：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進入；因科學研究的需要必須進入的須申請，並經國務院（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適用）或省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自然保護區行政主管部門批准；不得建設任何生產設施。

緩衝區：只准從事科學研究觀測活動；禁止開展旅遊和生產經營活動；不得建設任何生產設施。

實驗區：允許從事科學試驗、教學實習、參觀考察、旅遊以及馴化、繁殖珍稀、瀕危野生動物植物等活動；建設項目污染物排放不得超標。 ■資料來源：國家環境保護部

■黃河三角洲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核心區內的人工「鳥島」，與核心區內禁止任何人進入的規定形成反差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坤領 攝



違規開發 蠶食綠肺

近年來，伴隨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高速發展，建設範圍不斷擴大，涉及自然保護區的各類建設項目不斷增多，包括違法開發礦產資源、無序開展旅遊項目等，對保護區的侵蝕呈蔓延擴張之勢，可謂觸目驚心。對於當前這一問題，國家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李干傑坦言，22%的自然保護區已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。

335國家級保護區 逾40個被干擾

據2010年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，內地335處國家級自然保護區，因受開發建設項目讓步而被動調整和縮小範圍或功能區劃的逾40個，約佔總數的15%左右。省級、市級保護區則更是難以盡數。

環保部對335處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開展的衛星遙感監測和現場實地核查顯示，有272處存在程度不同人類活動，佔80%以上，其中人類活動劇烈和明顯的佔30%。

破壞生態系統 影響珍禽繁殖

國家環保部生態司相關負責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指出，開發建設活動對保護區造成以下影響：

一、佔用自然保護區土地，對保護區自然生態系統的結構造成破壞，後果包括影響自然保護區生態功能的發揮，甚至導致珍稀瀕危物種因棲息地喪失而消失；

二、人為建設對野生動物造成阻隔效應。一些工程建設如公路、鐵路、水電站大壩等，還可能導致部分遷徙性或洄游性物種的阻隔，影響其完整的生活史；

三、很多開發建設項目建成後，會使該區域人類活動更加頻繁，增加對野生動植物的干擾。